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论马克思自然理论的理想祈向

庄国雄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因着人的活动方式而历史地变化的。在最初的社会形态里,是自然界对人的肆意淫威,人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在第二大社会形态里,是人对自然界的肆掠妄为,自然界仅仅作为纯粹的有用性而存在;只有到了社会的第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才会真正得到解决,达到真善美的统一,从而也才能实现人的生活艺术化。

[关键词] 马克思 自然理论 理想祈向

按照马克思自然理论的逻辑,既然现实存在的人与自然界只能从人的实践活动去直观和理解,既然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实践活动扭曲了人与自然的“本性”(因为活动本身是扭曲的),那么,要实现人类对自己的“本性的复归”和“对自然界的真正占有”,完成对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即“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就只能寄希望于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而马克思认为,这样的社会只能是共产主义社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这样写道:“共产主义是私有制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是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人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①马克思的这一陈述最明白不过地体现着马克思自然理论的理想祈向。

一、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考察

如果说,马克思是在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的研究中走向历史的深处,那么,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态大趋势,马克思则依靠了两大视域,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视域,二是社会形态的历史运动视域。而这两个视域在马克思的视界中又是相互融合的。作为一种“融合的境界”,它突出地体现在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提出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上。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形态的演变理论。

在《大纲》中,马克思这样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生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②

[收稿日期] 2007-03-05

[作者简介] 庄国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① 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从一般意义上,我们大致可以把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概括为这样几种基本形式:一种是适应—依赖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人类全部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都建立在依赖于周围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一种是实践—需要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人类把自然界当作满足社会多种需要的财富的源泉,并通过作用于自然界的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达到自己的目标;一种是伦理学—审美的关系,它体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保护,与自然和睦相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自然界的秀丽、宏伟、幽静的审美情趣。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动态系统,不同的实践方式、不同的实践水平,会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变化。因此,人与自然的上述关系形式是历史地变动着的。

在马克思所称的“最初的社会形态”里,人对自然界只能是一种适应、依赖、受制约的关系。因为,这时的自然界“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着,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①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人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着自然界的束缚。人与自然的这种狭隘关系也决定了人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原始人群中,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直接依赖于由血缘维系在一起的另外一些人,个体必须绝对地依赖于共同体。所以,在人类慑服于自然的淫威底下、在人的实践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自然界不可能作为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对象性地存在于人的面前。尽管在后来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社会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和发展,但人们的生活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制于自然。正是如此,马克思把以血缘为特权的封建时代称为“精神的动物世界”。封建社会尚且如此,奴隶制社会和原始社会就自不待言。

在马克思称之为“第二大形态”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实践的关系是实践的、需要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日益征服形成了更能显示人的能动性的“普遍的物质交换”的实践和“多方面需要”的关系。马克思对这一形态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历史的且是辩证的考察。一方面指出了资产阶级依靠科技的进步,不断拓展着人在自然方面活动的空间,对自然界的占有表现出比奴隶主和封建主更多的优越性,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资产阶级的这种对自然界疆域的拓展和占有,由于“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私有制的痼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到上总具有某种盲目性和反自然性。这种盲目性和反自然性主要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对外部自然环境,二是对于人的自然,首先是工人劳动者自身的自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建立和改善生产的自然条件时,同时对自然造成破坏,在工业和工业化的农业上都有这种情况,其中包括马克思当时就已经看到的“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良好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成了被污染的自然环境,连新鲜空气也“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

这种非自然性也表现在对待工人的自然之中,工人失去了阳光和空气,“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②

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劳动的异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在这个社会里,外部自然界和人自身的自然也出现了全面的异化。一方面是对自然作用能力的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又是对这种增长着的作用能力的限制;一方面是使更广阔的自然界纳入社会生活,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另一方面又是对外部自然界和人自身的自然的败坏所造成的退步;一方面,资本有“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另一方面,它自身的本性又是一种“狭隘的”生产形式;一方面高度发展和日益丰富的劳动产品(人化自然)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证,另一方面随着物的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页。

② 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

界的增殖却又是人的世界的贬值和本质的丧失。所有这些矛盾必然把资本主义社会推向解体。被资本视为自己的手段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实际上成了炸毁它自身的基础的“物质条件”。这一切说明,作为“一定的历史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以后终于要被抛弃,“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

二、共产主义社会将建立人与自然的崭新关系

《大纲》中,马克思在对第一大社会形态和第二大社会形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历史考察后,继而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走向,即第三大社会形态。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虽然在第二大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了先前自然界对人的淫威状态,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但它却又造成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人对自然的肆意掠夺。在这里,人与自然的的关系还仅仅只停留在实践和需要的关系上,而且这种实践与需要的关系实现的又仅仅只是社会中极少部分人对自然的占有,且是历史地占有的。所以,无论是在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上还是人与人的关系上,资本主义社会都面临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表现出异化的深度扩张。而这一矛盾的解决和异化的扬弃只能依靠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第三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

在马克思描述的第三大社会形态中包含着这样一些基本内容:1. 人的感觉特性的丰富性以及自然界将失去纯粹的有用性。《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曾指出:“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① 马克思认为个性的真正发展必然表现为感性生活的丰富,但私有制却使人的感性生活、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直接关系受到限制并贫困化。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食物的属人形式,他就像动物一样地狼吞虎咽;一个忧心忡忡的人甚至对最美的东西也无动于衷;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看不到矿物的美的特性,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承担繁重劳动的工人,而且也适用于一心梦想发财的资本家。因此,这种情况在马克思看来,是必须加以改变的。这种改变就是要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2. 人的需要和享受将失去利己主义的性质而变得丰富。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对象的数量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造出来的欲望的机敏的和总是精打细算的奴隶”。^② 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需要才具有真正的合乎人性的意义。人的产品的感性占有将失去了利己主义的性质,不再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而被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显现和人的存在的新的充实,丰富的人和丰富的人的需要代替了经济富有或贫困。(3) 合乎人的本性的物质变换。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作为人的机体,它本身体现着属人的性质,但是由于私有制和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身体即自然界。一旦自然界失去了其类生活的对象性,自然界就不再属于人类,而是外在的异己本质。马克思历史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感性活动方式,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根源性、必要性和历史性,从而指出了在未来的社会里,人们的感性活动方式应该是丰富的、多样的、全面的,除了继续保持着人与自然的实践的和需要的关系而外,还必须有人对自然的伦理的和审美的关系。因为,“属人的自然”不仅是人的自然科学的对象,同时也是美学的对象。也就是说,只有让自然对人说来,不仅是物的源泉和物的供给者,而且也是美的现实和美的刺激者,才会有人对自然的“人道占有”和崇高占有。

三、艺术化生存——马克思自然理论最深刻的命意

艺术化生存或生存的审美化是马克思自然理论的最深刻的命意。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从人

①② 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86、120页。

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曾集中地论述到人的艺术化生存问题。

1. 从学理上看,人的艺术化生存根源于人与动物的本质的差别之中。

马克思指出,与动物不同,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的区别作了这样经典的说明:“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已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是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①

我们认为,马克思这里讲的“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指的是客观事物的规律,而“内在尺度”,指的是人的目的与要求。人在生产中实现这两种尺度的统一,正是人不同于动物的类特性的本质体现。如果说“自由”是一种美,那么,只有人才能自觉意识到两种尺度的联系并实现它们的统一,从而获得一种自由或审美的感受,亦即在实践中或在生活中实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真正“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因为在这个“统一”的“建造”的过程中,内在的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即“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而这两者本质上都是按照客观规律实现意志自由。从支配外部自然界方面来说,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使外部对象由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从而实现人的意志自由;从支配主体自身而言,人作为劳动主体通过实践过程而增长才干,积累知识,不断实现精神方面的跃迁,终于有可能从盲目屈从于自身情绪本能的自在阶段提升到能够掌握和运用自身行动规律的自为阶段。这种人的意志自由的实现,不仅带来“善”(人的目的与要求)的满足感,而且也带来对“直观自身”的欣赏,因而它们都蕴含着对美的欣赏和审美意识的升华。马克思说:“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②

沿着马克思的思路,既然人的生活是由生产来决定,而人的生产又是在“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统一”的基础上实现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且这种“对象化”带来的不仅是因人的目的的现实所产生的情感愉悦,还有因自己产品的外形而引起的形式感的欣赏,因此,人的生活因生产而内在地蕴含着美的潜质。如果说人的生存是艺术化的或审美的,那么这种艺术化或审美化则是导源于人在生产劳动中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方式。

2. 从价值判断的标准和依据看,艺术化生存是马克思自然理论的现代性批判话语。

如前所述,马克思依据自然理论(人与自然界存在的历史关系演进)的视域考察了人类社会的第一大形态和第二大形态之人的生存样态。他指出:人类在第一大社会形态里,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人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自然权力的统治,人的生存状态类似于动物或牲畜,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更谈不上是一种美的享受。而在第二大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拓展了自己在自然界方面的生存空间,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取得了对自然界的统治权力,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局限性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与自然界的违拗和对人自身的自然的损害,使整个社会陷入深度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异化关系之中。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生存也不可能是审美化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美的同时,在私有制条件下社会现实中出现了大量的丑。他说:“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

^{①②} 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58、59页。

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对象,不成为他们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①而当资本家把工人变成“非人”的时候,他自己也变成了“非人”。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仅穷人对美的景色什么感觉都没有,而且就是贩卖矿物的商人也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马尔库塞曾把这种状态下的人称为“单面人”或“单向度的人”,这是十分形象的。

从原本意义上说,人的生存与动物的生存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异化劳动”和私有制,人丧失了自己的本性,把自己的生命存在降低到了动物生存的水平。因为随着“货币把每一种本质力量都变成它本来所不是的那个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面”时,人的艺术化生存或审美化的生存也就“被货币化为乌有”。^②而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是必须被超越的。

3. 从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看,艺术化生存是马克思自然理论对人生存境界的最高界定。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美的社会)中的人(美的人)的生存样态作了这样的描述:“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③在这个“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里,亦即“自然界的真正复活”的社会里,“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是用“爱交换爱”;生活是一种艺术的享受,因为人的耳朵变成有“音乐感的耳朵”,人的眼睛是能感受一切美的形式的眼睛。这是“人的感性的丰富性”的展开,是“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④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意思是: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人的生命现实中,就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来说,不应当把人对自然界仅仅理解为“占有”和“拥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而是应当被理解为人之为人、人的完整的丰富的生命表现形式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看,人与自然都是相互印证、对等成全的。人依自然的承载才获得完整而丰富的生命表现,自然也因人把它当成“他自身”才成为人的生活家园和“精神食粮”。马尔库塞曾就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作了这样的解读,他说:一方面,自然符合其本性获得真的发展;另一方面,自然符合人的需要获得善的发展。一方面,人符合其自然本性获得真的发展;另一方面,人符合其自身需要获得善的发展。在这里,人与自然都获得真和善相统一的发展,这也就是自觉、自由的美的发展。正因为这种发展,所以“自然界将失去它自己纯粹的有用性,而人的需要和享受也将失去他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⑤从而人的艺术化生存才得以可能。

显然,当马克思把人的艺术化生存关联于人与自然的伦理和审美关系时,他意味的是人与自然的对等、和谐、相融、一体。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这样写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⑥马克思这一警句式的表达,不仅是对未来美的社会的描绘,也是对人生存境界的最高意义上的写意。在这样的社会里,在这种意义上的人生境界,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不存在以“心”与“物”、“能动”与“受动”、“自由”与“必然”、“存在”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因为,当自然界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人在实践上也按人的方式同自然发生关系。人以什么样的环境为存在对象,人也必当是什么样的存在物,或者说,人凭借他的一定状况的肉体感官、“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能够以什么为对象,什么就可能是人的真正对象,是人自己的生命表现形式。所以“人道”与“自然”在“完成”的意义上实质是一体的,是一而二和二而一的关系。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表达,这叫“天人合一”,或“天人一体”。冯友兰先生曾把这种状态称为人生的“天地境界”。自然界与人之间,是交互感应、息息相通的。倾听,山林送来的是悦耳的声响;静观,湖泊呈现的是纯洁透明;感应,你与宇宙跳动的是同一节律;交汇,你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57、107、77、73、78、73页。

天地精神相往来; 顺应, 自然会让人生生不息; 守望, 大地会给人丰厚回报。在这里, “倾听”、“静观”、“感应”、“交汇”、“顺应”、“守望”, 是人应本的生存方式, 它构成人的生存论上的必备环节, 因而也是人的在世之规定。这种生存方式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大生命”意识, 是人超越功利对待自然的一种审美态度和情怀。同时, 它也是“此在”(人)对自己生存结构之领悟和存在意义之“澄明”。海德格尔把这叫做人的“诗意的栖居”。我们认为, 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完成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 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这句话的深刻寓意。

综上所述, 我们看到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切入, 在考察和分析了人类历史上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 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图景, 并进而就人的理想生存方式(艺术化生存)进行了设定。在现代工具理性和科学技术主导一切的时代, 在世界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的今天, 在人的生存意义蔽而不明的当下, 重温马克思的这一自然理论的理想祈向, 对于我们重建人类生活的家园, 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The Ideal in Marx's Natural Theory

ZHUANG Guo-xiong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Marx claim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istorically changes with the manner of activity. In primary societies, nature is capricious to human beings, who like other beasts submit to its power. In the second social form, human beings are arbitrary and high-handed to nature while nature merely exists for its sheer usefulness. Only in the third social form, the communist society, can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e really settled. It attains the unification of truth, virtue and beauty, and realizes the artification of life.

Key words: Marx; natural theory; ideal

[责任编辑 晓 诚]